

卷十八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經四書論語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平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大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弟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註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七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微子第十八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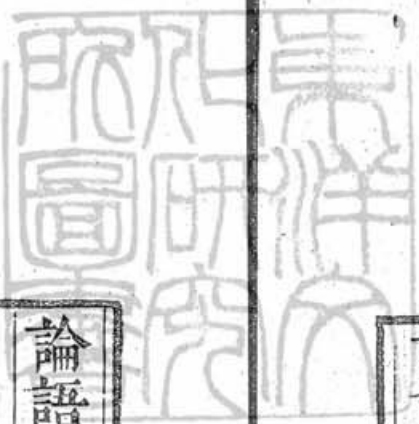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註

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



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

以其俱在憂亂寧民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

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

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無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為

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謂之

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

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為

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

微國各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

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

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

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

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

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

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

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

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

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

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

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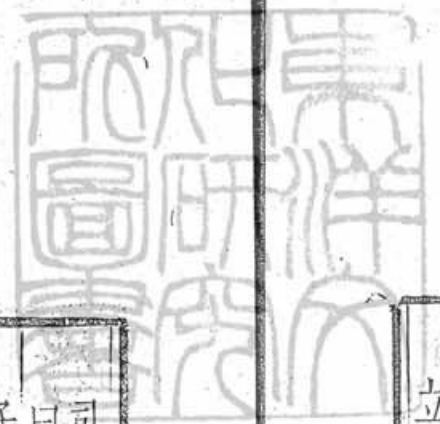
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

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

柳下惠為士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曰苟

論語疏卷之二



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

必去父母之邦柳下至之邦正義曰此一章論柳

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官任

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被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未可以去離魯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去父母之邦者荅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

時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

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

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

之國也**註**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士師即周禮司寇

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為官各鄭玄云士察也主

察獄訟之事是士

師為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註孔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

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註**齊景至子行正

義曰此章言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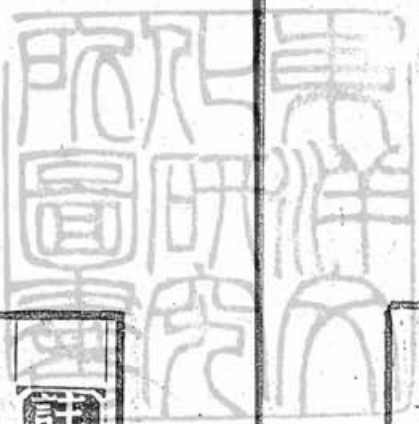
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

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

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言

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

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



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曰桓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

朝禮三日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桓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

朝禮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

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節賈男女行者

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

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

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犁鉏請先嘗沮之沮

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

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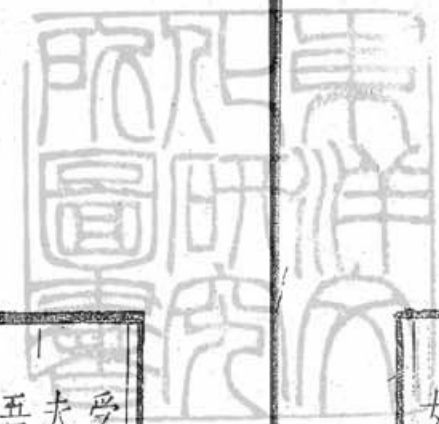
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

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

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曰比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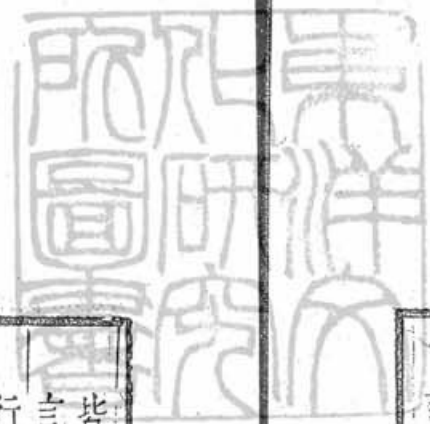
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

衰往者不可諫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

猶可追孔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包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車楚狂

言正義曰此章記接輿伴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伴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特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猶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



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曰長

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長沮

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

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

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

而不輟鄭曰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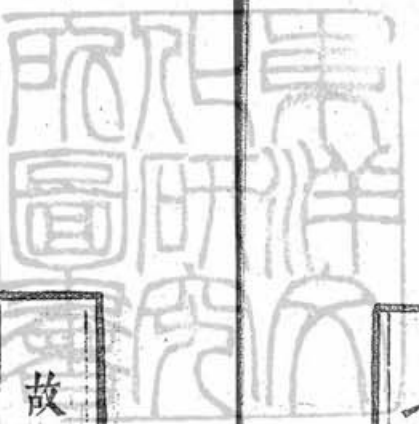
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達已意而便非

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子曰隱於山林是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子曰吾自當與此天下

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



故也者長沮至易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問流為隱

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耜耕器也二耜為耩

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竝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

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

為誰者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為御既使問津

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

為誰人子路曰為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

故舉師之姓名以荅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

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荅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

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

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言今天下治亂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為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辭與猶等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耨而不輟者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子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謂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群若隱於山林是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為其已大而人小故也

此周禮考工記文也鄭註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修耒耜鄭註云耜者耒之金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包曰丈人老人也蓀

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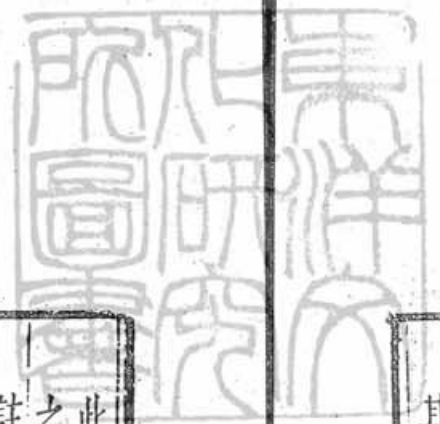
不分孰為夫子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

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

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荅止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曰子路反



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

如之何其廢之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

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包曰倫道

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

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子路至之矣正義曰

相讓之語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者子路

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

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者夫子孔子也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

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留子路宿

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

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之也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夫子言此丈人

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以已道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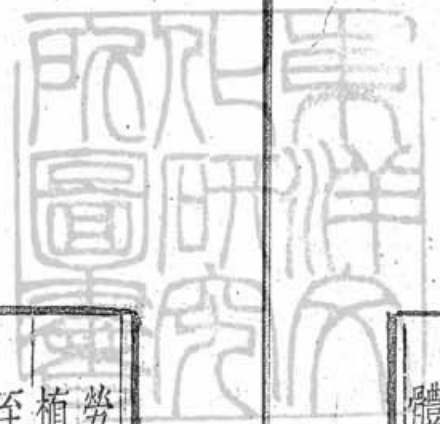
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

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

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

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



已知之矣者言君子之仕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臣之義亦不必自巳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巳知之也國蔣竹器正義曰說文作菽芸田器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國逸民者

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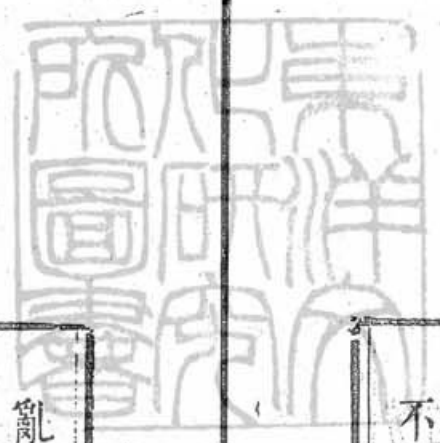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國鄭曰言其直已之心

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國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

慮如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國包曰放置也

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國馬曰清純潔也遭世



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國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國逸民至不可正

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

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

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

直已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

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是

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倫中慮但能言應倫理行應

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

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
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
孔子同故
不論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

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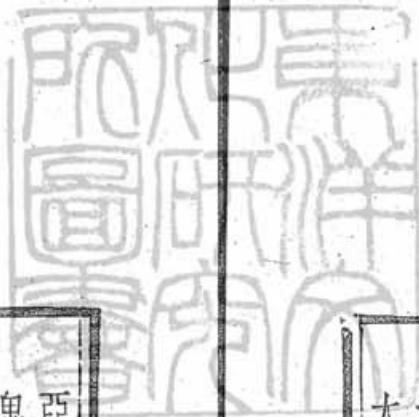
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

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

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

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大師

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
大師摯適齊者大師樂官之長名摯去魯而適齊也



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
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
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于河者擊鼓者名
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于漢者播搖也鼗如鼓
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搖鼗鼓者名
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
名二人入居
於海內也

周公謂魯公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

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

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孔曰大故

謂惡逆之事周公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

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君子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周有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徧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耳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八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張第十九

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以其皆弟子所言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辯揚聖師之德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息義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息義祭思敬喪思哀

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上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祀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